

民间纪事

灯下漫笔

半片月光

* 杨 斌

微雨清明，一树洁白的梨花在奶奶的墓园，柔嫩的枝叶上滚动着晶莹的雨珠，芳草萋萋，春天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奶奶在这里安静地睡眠。

老家风俗，出阁的女孩子是不可以回祖坟祭拜的。而清明的斜雨清风、花木生息里，有奶奶的轻唤，有奶奶的叹息，更有我们对奶奶无时无刻不曾放下的惦念和缅怀。

最近经常做梦，并且是同样的梦境：在已经消失的老院落落，半片月光撒下清灰色的碎影，奶奶坐在当院的捶布石上对我说，天狗吃月亮了，我到天上去看看，没有月光的夜晚可就不会做梦了。

做梦是最自由的事情。有时脚一点就飞起来了，万事万物从身边飘过，抵达生活中从没有见过的情景，那感觉奇妙极了。

我每天给奶奶述说不同的梦，如果不会做梦，那该是多么悲伤的事情。于是，我同意奶奶去天上探看，这一去竟无归期。

奶奶在李家门祖里不算幸福的女子，家里开着饭庄，是方圆几十里的大买卖。其长兄随叔父李文章部远征缅甸作战，之后音信杳无。祖外公以大烟麻醉自己，抽败了家业，读过《三字经》的奶奶就嫁给了老实本分的爷爷。

奶奶是什么时候疯癫的，我不知道。从记事起，她就经常喃喃自语。奶奶有一只楠木箱子，上面刻着牡丹图案，箱内放一摞绵纸装订的古书，说是从前抄家时她偷偷藏起来的。奶奶经常把我抱在怀里翻看这些书籍，记得里面有素描的人物和山水图案。那时，奶奶眼里放射着星星一样的亮光。

或许那只箱子里关着奶奶奇妙而漫漶的世界。每隔一段时间，奶奶会翻箱箱子里的图书和包裹。我有时会抖撒包裹里的秘密，都被奶奶疯子一样抢走抱在怀里，老人家嘴里嘟囔些什么，实在费猜。那么就懒得猜想，任奶奶宝贝一样看护。

奶奶有很好听的名字叫李现芳，如此大气的名字，在那个时代实在少有。由此推定奶奶家境殷实，应是书香门第，接近新文化思想，她慈善温和，疯癫中有些无可捕捉的大智慧。

奶奶的一生从不给别人添麻烦，哪怕是在自己的儿孙面前，也没有半点奢望，尤其看护我们姐弟几个时，目光带着太阳般的温暖，宁静平和，如常人无异。

奶奶只有沉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时，才捶胸顿足，高呼低吟，但她从不攻击别人，只是以自己的特立独行经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精神王国，把藏在心里无处诉说热腾腾的话，说给天地听。

奶奶的爱情只是普通而平凡的旧式婚姻，爷爷粗犷力大，据说能扛起一鼎石碾，但父亲说也不过是扛起二三百斤的麦桩子。我没有见过爷爷，更没有留下任何影像。童年时居住的三间脊瓦坡草混搭草房是爷爷亲手缔造的祖业。

奶奶很喜欢这种草葺屋顶四周小青瓦扣带的别致，犹如朴素的衣褶镶了一道靓丽的花边，既有草房的凉爽，又有勾瓦相连的结实美观。无论多少次乔迁新居，她始终没有离开过这座盛满记忆的老屋。

奶奶喜欢自言自语，说是爷爷去世时有半片月亮掉进了老屋，月光裹着爷爷，昏昏苍苍在老屋里晃动。所以她经常翻箱倒柜地寻找，爷爷捉迷藏一样始终躲着她。

月满则亏，奶奶说人间是不会太圆满的。她的半片月亮被爷爷裹走了，从此，生命里就缺了圆满的景色。老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清澈见底的水流晃荡着半片月亮，粼粼的水波揉搓着岁月的尘泥，多少次多少次回到它的怀抱，都能听到奶奶沿河呼号的声音：妮儿，玩玩吧！

我的确疯了，把脚丫子放进水里是很惬意的，暖暖的流水顺着脚心一直漫溢全身，流到心底就爱得不行。于是奶奶就顺着流水找我，生怕她不知凶险的小孙女被月光一样的水流裹走了。

炎热的夏天，奶奶沿河呼号，一旦捉到漂浮在水潭中的小辫子，就不由分说地拎起来，顺手折一根荆条抽在脊梁上，嘴里嘟囔着：你不知道水火无情啊。抽完了又心疼地抱着我流泪，说她唯一的女儿被梦一样的流水哄走了。于是，我急忙闹着哭声给她擦眼泪。

在月光清凉的夜晚，我坐在奶奶身边，听她颠三倒四地呓语。我也把生活和工作中的烦心事一股脑儿说给她。奶奶好像听明白了，悄悄对我说：自己不倒，啥都能过去，背脊挺直了，没有人能推倒你。

后来，我去了几十里外的镇上教书，奶奶告诫我：妮儿，要把书教好，别读了人家的娃。每到周末，奶奶就站在老屋旁边的枣树下接我，哪怕雨雪寒霜，都能看到她等待的身影。

冬天的一个周末大雪封了回家的路。周一的午后，门卫说有个小脚老太太找我，我就是不进校门。难道是我那疯奶奶来找我吗？

那天的奶奶没有一点疯样，弯臂里夹着一个布包，藏蓝的夹袄裹着她瘦弱的身材，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着一个好看的发髻，卡一枚银簪固定着，有一点民国电影主角的味道。奶奶的皮肤是不长皱纹的那种，紧致洁净的脸颊黏着岁月的痕迹，仿佛一尊在时光中修行的佛，温婉而慈祥。只是鞋子水湿，鞋带带着水晶一样的薄冰。

奶奶取下包袱，里面是我喜爱的各种吃食：柿饼、果子、咸菜还有几颗不知何时积攒的糖块。然后从夹袄襟里掏出一兜暗褐的白面馒头，裹挟着她的体温，一缕麦香直抵心扉。而她自己却摸出半个黑乎乎的面窝窝往嘴里塞。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急忙拉着她的说，学校食堂还有饭。

奶奶说什么也不去，说是公家地方，不能贪便宜。然后隔着大门看着她从没有见过的校园，微笑着拍拍我的头：妮儿，好好教学，别亏了公家。我说，奶奶以后别来了，那么远一个人走丢了怎么办。奶奶的目光无限慈爱，她说，奶奶老了，是看一眼少一眼啊。

这是奶奶唯一一次到我工作的地方，此后无数的梦境与这场记忆重逢，依然难忘。

奶奶的爱犹如春风温馨。九十九个春秋，百年光阴，奶奶以一个疯子的慈悲经营了四世同堂。在一个月色暗淡的夜晚，把最后目光投向她眷恋的亲人，一声长叹幽幽别过。

奶奶说天上圆了，地上就缺了；心里长存半片月，做事亮堂了，功德就圆满了。此后，每当我仰望星空时，半片月光里就有了奶奶婆娑的影子。

清明时节，掬一捧花香，敬献疯癫而不失真爱的祖母！

清明节扫墓，又回到农村老家。

慎终追远，缅怀先人，老祖宗留下的遗训。按家乡习俗，清明节，阴历七月十五，十月初一，属“鬼节”，要上坟祭奠逝去的亲人。

我家的坟地在村南，离黄河大堤不远。从爷爷的爷爷坟后建坟，迄今在那里安息的已有六代人。坟冢由北向南，依序摆开，呈“品”字形。坟里的树木多为小叶杨树，长势一直很旺盛，尽管中间不知更替过多少次，今天却仍然旺盛着。依然按乡俗，在坟头栽一棵柳树，柳树成活率高，长得快，形成绿荫后，据说可以为坟里的人遮风挡雨，夏日烈日当空，还可以躺着或坐着纳凉。这都是后人想当然的期盼。可是，说来有点奇，几代人以来，凡在坟头栽的树，都没有成活。有人说了，我家的人命里多火，栽的树都被烧死了，只有命里多水的人，栽的树才能活。这种说法有无科学道理，姑且存疑。然而，另外一种情形出现了，就是坟里竟然有了树。其实，那些树不是有意栽的，而是由不知何时留在土里的树根衍生的，嫩芽拱

出地面，一天天长上长，经无数春夏秋冬，慢慢就粗了高了，只是不成行；不成行的树木同样青枝绿叶，远望似有一层薄薄的绿雾，在坟的上空紫紫绕绕，清晨和晚霞中最为显著。倾向迷信的人说，那是我家坟地“风水”好，栽不活树却满坟都是树。于此，我想到大伯父生前给我说过的几句话，他说，一次他去犁地，碰到一个看“风水”的，那人用“罗盘”照了我家坟地，说这座坟“扎”得好，在“风水”眼儿上，后人将有福大贵。伯父信了，喜滋滋的。“风水”端的是什么？可信度如何？至今没定语，只是作为一种意念存在着，却一直有人念兹在兹，古时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不说了，今人信者也不乏其例。敢肯定的是，我家坟地绝不占“风水”之优，祖祖辈辈平庸着，甚至贫困着，没人大富大贵，虽然今天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贵”却无从谈起，充其量可归小康序列，离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恪尽孝道与贫富贵贱无关。扫墓，就是在墓地祭奠先人，用心同逝去的亲人对话。逝

* 卜 卡

者已矣，不可能知道逢忌日会有哪位亲人，去到他的坟前祭奠。坊间有个说法，即逝者有灵魂在阴间游荡，会发出感应，总盼见到亲人。拓展开来，这其实是昭示活着的人，不要忘记到另一个世界的人。人，富贵也好，贫贱也要，从孕育到出生到长大成人，父母操碎了心，艰辛备尝。孝道是人的底线，缺失或偏离则人将不人。

时间往前推移，在村里我家人口较多，虽分门另住，因同根同祖，关系一直都很密切。我母亲去世后，我这一支在农村老家没人了，但家族中人，包括嫁出去的同辈和晚辈，过往依然从密，清明节扫墓，其实是我们的一次团聚。

我们到坟里去了。在每个坟头摆上供品，焚香燃烛，磕头，然后放鞭炮，以“唤醒”墓中人，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节日来了，亲人们送来了吃的和在“那边”要用的钱，可尽情享用。他们收下的不仅是物质的，还有一颗颗永远怀念着他们的心。在母亲坟前，堂妹深情地说：我们都来给您送吃的了，有好几种点心，有香蕉、苹果、橘子，还有钱。您生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花几

聊斋闲品

一双筷子蕴藏的智慧

* 郭震海

“好好拿筷子，食指怎么又跑出来了！”一声温和且严厉的声音传来，我从梦中猛然惊醒。台灯依然亮着，手里的书已经滑落床下，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我的童年是幸福的，因为没有太多的课外作业，每天放学后便能尽兴地玩耍。一溜烟跑进家门，把书包一扔，咕咚咕咚喝下一大瓢凉水，然后用衣袖抹抹嘴，大喊一嗓子，就能召集来三五伙伴。一堆碎石子、一棵大树、一汪浅湖，便能让我们尽情撒欢。

我的童年又是苛刻的，因为父母在培养习惯方面非常严厉。比如见到长辈，必须要尊称；吃饭必须有规矩，嘴不能发出太大的声音，手握筷子的姿势必须正确，等等。母亲很慈祥，但在规矩面前总是一丝不苟。前一秒还是风和日丽，后一秒脸色可能就会突然阴沉。母亲常说，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没有商量的余地，必须得听。

就因为拿筷子的姿势，母亲没少唠叨。手持筷子时，应该拇指、食指在上，无名指和小指在下，中指在中间。童年时我总觉得母亲有点过分，心想不管怎么拿筷子，能吃到饭才是关键。后来我才慢慢理解，一双筷子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古人的大智慧。

人为什么会用筷子呢？如果一路追溯，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最初，大家都用手抓食物。有一天，某个人突然发现可以用树枝摘到远处的桃子，他立刻呼唤大家，炫耀这一伟大发现，大家纷纷效仿。后来，闪电击中树木，有了火，也就有了熟肉。大家觉得用火烤熟的肉味道与众不同，而且用树枝作为辅助工具，还不烫手，于是出现了筷子的雏形。有资料显示，成型的筷子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考古发现那时的筷子是用青铜制成的，十分精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筷子已经成为礼仪的一部分，《礼记》中记载“饭不用箸，则失礼也”。到了汉代，筷子已经非常普及，几乎成为餐桌上的标配，那时不叫“筷

子”，而是称之为“箸”，据说直到明代时，“筷”的称呼才开始兴起。

有人说，筷子之所以称之为“筷子”，源自江南一带。当时江南有一些避讳的风俗，比如船家在划船时，避讳说“箸”，因为“箸”和“住”同音，有“停”的意思，于是就将“箸”改为“快”，表达“一路顺风”的美好愿望。后来因为筷子大多用竹子做成，便加了竹字头，成了现在的“筷”。

记得小时候，母亲常说，一双筷子，一头圆来一头方，表示的是天圆地方。当时我全然不解，后来才慢慢懂得，筷子的方头寓意大地方，圆头代表天空，这体现了古人对宇宙的理解。手持筷子时，拇指、食指在上，无名指、小指在下，中指在中间，这并非古人刻意为之，而是代表天地人三才之象，这是古人对人与世界相处的理解。在用餐时，方头向上，圆头进食，除了实用之外，古人还借此提醒后人，一定要敬畏天地，吃到嘴里的每一粒粮食都是上天的恩赐，源于日月精华，切莫糟蹋。

传统的一双筷子，长度为七寸六分，古人认为，人有七情六欲，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围绕这七情六欲展开。吃饭作为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而筷子是吃饭的工具，自然也要与人的情感和欲望相呼应，也就是告诉后人，粗茶淡饭可养人，遇到美食需节制。其实，一双筷子，不仅是一日三餐的工具，更是古人对自然秩序和天地和谐的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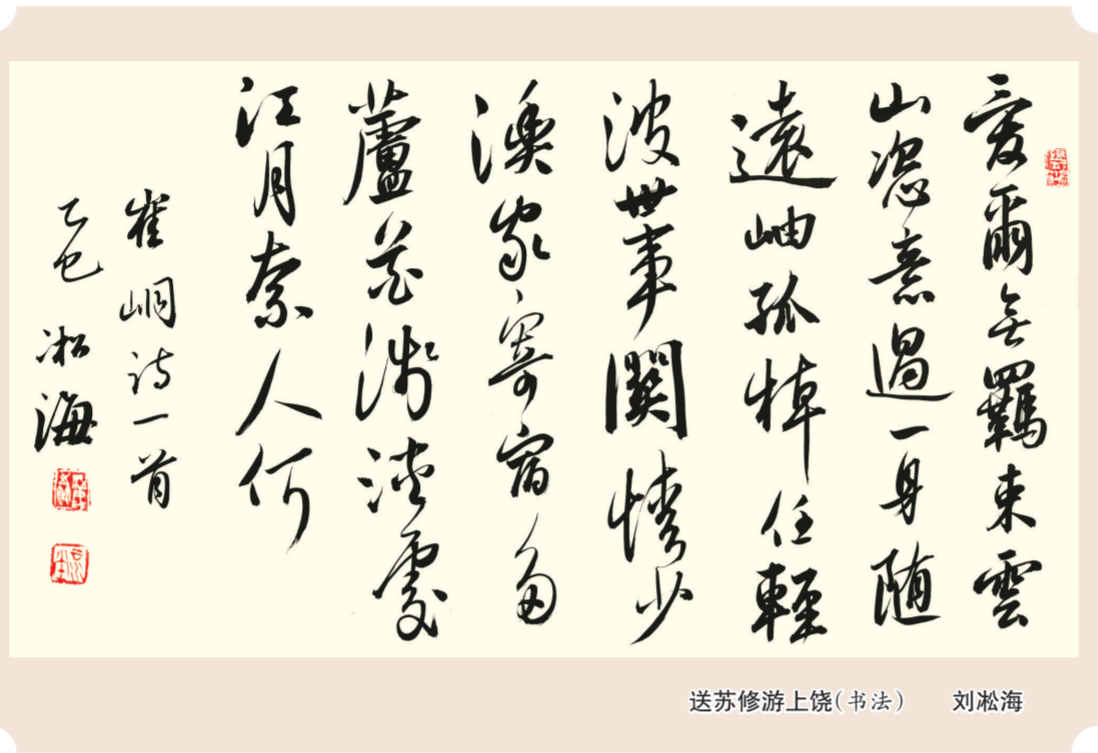
我被衣起床，捡起滑落的书本，重新躺下，关上台灯，四周万籁俱寂。其实，矩不正，不可为方；规不正，不可为圆。每个童年都是一张白布，需要父母用耐心做画笔，勾勒出最初的轮廓。在这徐徐展开的画卷中，规矩是基石，是成就一生的框架。一个健康的社会，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首要的是教育引导好孩子树立正确的规矩。感谢母亲，因为童年学到的规矩让我受益一生。如果说中华文明浩浩荡荡，一路向前，其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传承。

和感染力。

《澜沧江畔》以人性为核心，围绕信仰与生命的意义展开了探讨，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他”和“她”来自河南，背负着内心的罪孽与烦恼，来到这片神秘的土地，试图在自然与信仰中寻求解脱。在旅程中，他们遇到了旺久、村长以及众多朝觐者，人物所展现出的善良、虔诚与淳朴，与“他”和“她”内心的迷茫、挣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旺久对朝觐者的热心帮助、村长对修行者的慷慨供养，都体现出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而“他”对村长行为的质疑，“那他图什么？”则反映出世俗世界中功利思维对人性侵蚀。在神瀑下的沐浴成为“他”心灵转变的重要时刻，象征着他在自然与信仰的感召下，开始放下内心的负担，勇敢地面自我，寻求救赎。小说通过地域文化的深度碰撞与交融，使“他”和“她”逐渐认识到生命中更深层次的需求，完成了对信仰与生命的深刻叩问。

基于对人性的探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紧密地与地域文化相结合。藏族文化中对信仰的虔诚和对生命的敬畏，为“他”和“她”的心灵救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他们在神秘的土地上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同时，小说也引发了读者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应该如何坚守内心的信仰，寻找真正的自我，实现生命的价值？这一思考不仅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也使小说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升华。

《澜沧江畔》是一部将情节、地域文化、细节描写、艺术手法与深刻思想性完美融合的短篇小说佳作。雪白以其卓越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洞察力，带领读者走进澜沧江畔这片神秘而美丽的土地，感受自然与人文的独特魅力，无疑也引导我们对人性、信仰和生命进行深入的思考。



荐书架

《虎溪山下》：致敬被隐没的伟大女性

* 陈 莹

熟悉蔡奕琰的读者都知道，他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五岁失怙，家徒四壁，做过泥瓦匠，险些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也有很多人感到好奇，为什么一个人历经伤害却始终勇敢，饱受磨难却心怀希望，以文字呈现美好与良善、坚韧与希望。直到他写出了《虎溪山下》的故事。

在书中，蔡奕琰凭借家族日记、信件和长辈口述，还原了曾祖父德秀和三位夫人跌宕起伏的一生。德秀虽出身富家，却有感于国难当头，不愿安稳消磨一生。他早年抗婚离家，成为湖南第一批新学师范生，后又学医，投身革命事业。在四川署理县政时，他断冤案、剿土匪、禁烟，努力维持治下的公理与法治。

战争、疫病、社会动荡接踵而至，书中人物面临着生活的重重磨难。德秀的三位夫人如同时代洪流中的微光，即便身处困境，依旧以各自的方式顽强地绽放光芒。这样的家族故事，并非来自名门望

族的辉煌，而是普通人家在岁月长河中留下的坚实脚印，虽没有被史书记载，却散放着平凡人对家国的热爱和对正义的坚守，展现着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生生不息的美好与坚韧。

蔡奕琰一向善于以温柔细腻的笔触，书写底层女性不被看见的伤痛与苦难，在本书中，他深情记录了许多家庭中被隐没的伟大女性。这些无名的普通女性，是旧时代最早的女性主义者：大婆婆李聪明，得不到丈夫的爱，便倔强地守着豆腐摊，卖一辈子豆腐，独立撑起一个家，只求赢得他的尊重。身世飘零的丫鬟刘素贞，在爱人感召下投身革命，付出生命亦无憾无悔。她对爱人说：“我没有一天不想成为你的妻子，但更想先做好自己。”敢爱敢恨的张婉英，为爱远赴千里，在虎溪山下建医馆，开妇科，成为旧时代最早的女性主义者，最终与爱人携手一生。她们本没有名字，因为爱上一个人，有了名字，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

书人书话

对人性幽微的叩问

* 张中杰

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故事的每一个角落。从旺久嘴里不时哼唱的六字真言，到村民们对朝觐者发自内心的敬重与无私帮助，再到神瀑沐浴这一藏传佛教信徒朝拜后净化心灵的重要仪式，每一个细节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藏族文化中对信仰的虔诚和对生命的敬畏。“村长来到煨桑台前开始煨桑，当桑烟升起时，村长嘴里一边默诵着祭文，一边绕着插着风马旗的玛尼堆转圈。三匝过后，村长脱下一层上衣，顺着石阶，来到瀑布下开始沐浴。”这段对村长在神瀑下沐浴时细致入微的描写，生动而真切地呈现了藏族文化中独特的宗教仪式与深沉的精神追求。同时，小说对自然景观的描绘也堪称一绝，峡谷对面的明水冰川宛如一条银色巨龙横卧山间，高大神奇的柏树直插云霄，这些自然元素与藏族文化相互交织，相得益彰，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而美丽的世外桃源，深刻感受到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澜沧江畔》中细腻入微的细节描写，构成了小说情感主题的微妙注脚：“从山谷里吹过来的风有些凉，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通过对风的感知和人物细腻的反应，营造出一种寒冷、孤寂的氛围，恰到好处地暗示了人物内心的不安与迷茫，使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人物的情绪波动。在刻画人物的情感上，作者同样独具匠心：

“她感到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就紧紧地握住。他没有说话，也没看她，目光最后移向从远处汹涌而来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澜沧江。”通过手部动作和眼神描写，将两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手颤抖，暗示着内心的挣扎与不安；而她紧紧握住他的手，则传递出温暖与支持。他望向澜沧江的目光，又将人物内心的无奈与对未来的迷茫与澜沧江的汹涌澎湃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化了主题，让读者能够深刻体会到人物情感的细腻变化。

《澜沧江畔》是一部用意识流手法来呈现内心世界的小说，同时运用了象征、对比等叙事手法。小说中，澜沧江的奔腾不息象征着生命的洪流与命运的无常；梅里雪山的巍峨圣洁象征着信仰的崇高与不可侵犯；雨崩神瀑则象征着心灵的洗礼与救赎的力量。这些象征元素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内涵，也使主题表达更加含蓄而深刻。小说通过将“他”和“她”所处的世俗世界与藏族人民的信仰世界进行对比，突出了人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与冲突。世俗世界中的功利、迷茫与信仰世界中的虔诚、纯粹形成鲜明对照，使读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信仰对人性的净化与升华作用。同时，自然环境的艰险与人物内心的脆弱、村民的善良淳朴与“他”和“她”的内心挣扎等对比，也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戏剧性